



石山风情

□ 陈美霞

故乡在北山。年少时,我常常幻想有一天会从我们的大山里,勘探出一个超大的矿藏,那样就有了工厂;也常埋怨没有一条铁路或者公路会经过故乡,把我们那个隐秘的心愿捎出去,或者带来远方的消息。

故乡大面积的石山,有很多传说,不乏神仙的故事。沿着网兜一样的小路慢慢走上山头,微风拂拂,昆虫喧哗。羊群撒过来,它们温热的舌头舔舐每个草棵,有着生疼的舒服。放羊人甩长鞭,抽旱烟,偶尔忘记带打火机的时候,在太阳下,找一块发着荧荧白光的“火石”,垫上棉花,“叭叭”,使劲猛砸,棉花就慢慢着了起来。

在山里,石头会说话,雨后天晴的夏天,蝴蝶总是一蹦一蹦地跳上石头晒太阳,脑袋灵活地弹出去,粘住一个小飞虫。山丹丹和马莲花从石缝里猛一下就怒放了,那红色紫色惹眼极了,小草儿有着毛茸茸的水汽,整座山笼罩在淡淡的水雾里。有时候会碰见黄羊,那灵性的东西,一晃,就消失了,如履平地。而山石便开始争奇斗艳了,有些像

飞鸟的喙,有些像野兽的头,有些欲坠未坠,有些舒展开来,像一盘大炕。站在高处的牧羊人会甩一嗓子花儿,歌声和回音久久缠绵。

故乡人喜欢用石头。以前,家家户户的墙基石都是石头做。不管是大的、小的、方的、圆的,故乡人总有办法让它们规规矩矩地趴在墙角,然后上面垒起土块,建成房屋,这样的建筑很结实,再翻修房子,也仅仅是换掉木料和土块,几辈子就住了下来。房前屋后,总有攒的石头堆,吃过饭,男人在石头上晒太阳,女人在石头上纳鞋底,放大嗓门和邻居拉扯一些家长里短,临进院子的时候,一把扯过石头上晒好的孩子尿片,一天日子就那么闲闲淡淡过去了。

下雨了,青石板的台阶下,会有白色的房檐石,镶嵌在院子里,日日夜夜演绎着“水滴石穿”的故事。进到屋里,炕是大青石板盘的,冬天火烫,熨帖一年的劳累;压菜石滑溜溜地卧在缸里的酸菜上。

故乡有一道河沟,夏天一发洪水,

大小的石头就从深山里下来了,被沙粒催着往前跑,水滴过了,家家户户出门是石头,一河沟,大大小小的石头堆。这些石头,最后就被用在地头的畦埂上,靠地垒起来,来阻挡洪水,避免冲坏农田。

家家户户都有雕琢石头的工具,叫鏊子,把尖儿放在要鏊的石头上,左手把住,右手拿锤砸,石头上立刻迸出火花来,一块不需要的石头就掉下来了。故乡人的手,常常摸石头,就长得坚硬有力。

老一辈人中有一些人做了石匠,他们种地掐瓜收麦之余,开始收拾石头。大块的页岩,被他们顺缝子劈下来,变成大大小小的石板,有些做了基石,有些当了缸盖,还有些做了石头桌面。至于白石头,坚硬的花岗岩,凿下来打成石碾、石滚、石夯、石杵、石窝臼、石梭子(石头哑铃)。

石头一旦受了鏊子的精工细作,立刻不凡起来,而刻在石头上的图案花纹,一定是有说头的。比如,麦子是赖以生存的物品,和生命有关。麦子被呵

护长大,成熟之后要打碾,就需要石滚,也叫碌碡,石头做的,满身都是鏊子走过的斜纹,这楼柱体便有了石和铁的威力。它在麦穗上滚过,麦粒纷纷落下,失去个体的张力,成了果腹的食物。碌碡用旧了,哪怕破成了残片,也要被安置在安全的地方。我想,石头山是石头的家,石匠把石头从里面“拯救”出来的时候,就是我们的亲人了,牵牵绊绊地走过来。

寻常百姓,侍弄土地,要跟随着犁铧把浮出地面的石头一颗一颗拣出来,拿脸盆盛上,倒到固定的地方;犁铧下但凡有石头出现,老农一边惋惜地擦着犁铧刃头,一边做手术一样掏出石头,把它安放在田埂边,家家户户田地的界石,就在那儿,谁都不肯把石头移动一点点距离。岁月失语,金石能言。像石头一样的诚信,其实是故乡人的一个行为准则。

时代的列车呼啸前进,故乡的发展日新月异。村村通的公路,点亮山村的路灯,和城市接轨后的各种新鲜事,不断鼓起来的钱袋子……真的,这一切的

背后,是石质故乡的本色品质:质朴、坚韧、顽强。当故乡人用摸过石头的手开始摸起笔管,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努力和硬气。小学生比拼谁的字写得好,小伙子比拼着谁家的日子过得好,老年人背着手,看一家一家的对联,心里算谁家的孩子有出息,谁家的老年人更幸福。从故乡走出的脚步,踩过坚硬的山头,也开始踩各种颜色的土地……当问到成功的经验时,他们都会提到石头的性格,石头一样的精神:踏实,硬气。

有人问我故乡有什么特产的时候,我总是语塞。但仔细想想,故乡的小麦呢,难道不算吗?一大片一大片的绿,一个打麦场上褐色的麦堆,那麦心的纯洁白色,多么筋道,可是我从来不认为有什么特别,或许太司空见惯了,就平淡了;洋芋呢?算吗,家家户户高坡上的旱地洋芋,出锅时候的沙瓤绵软,气味喷香;还有苹果,还有绵羊,这哪一样不是像石头一样质朴、直白、诚实而分量沉甸甸?

我的故乡是石质的,不管是那些平淡的风物,还是那些普通的民众。

大河安澜(组诗)

□ 王梦灵

黄河之源

纵身跃进时光的长河,眺望黄河源头的奇岩峻壁,苍茫的天空与大地相融,万物在这里汇聚成生命的泉涌。河水清澈,如同神秘的晶体,从高山峡谷中奔腾而下,奏响大自然的交响曲,让心灵在深邃的黄土高原奔腾而出。冲破群山束缚,与古老的城池相偎相依。

黄河之韵

在黄河的臂弯里,聆听九曲安澜的古老歌谣,在生态的画布上缓缓展开。黄河之水,悠悠东流,河畔的草木在沉默中穿越历史的长廊。黄河之韵流淌岁月的沧桑,潺潺河水闪耀绿色波纹的回声。美在黄河的波浪里,梦想融进黄河的血液。你的波涛,是我们前行的动力,你的宁静,是我们心底的诗篇。

黄河之潮

星辰与大河交汇,生命在此孕育。落日余晖洒在河面,每一粒沙,都在讲述美的变迁。黄河之水从高崖跌落,如同时间之箭,穿越历史的长河。在黄河的臂弯,我们聆听九曲安澜的古老歌谣。古老的黄河孕育新的生命,生命的赞歌,在波涛中回响。

山楂红了

□ 孙山

一场秋雨一场寒。陇中大地连着下了几场雨,天气变得凉起来。山楂树已经变成了橙黄色,还没有掉叶子,但看上去稀疏了许多,密集的山楂果从叶间探出来,像一串串红玛瑙,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。

暮春时节,山楂花悄然绽放,白如凝脂,嫩如玉琢,散发着幽幽清香。到了秋天,果实挂满枝头,有一种硕果累累的季节感,让人想起乡村岁月。

通渭县常家河镇有个山楂小镇,我要去那里看看。

常家河镇海拔1500多米。车子在山脊上蜿蜒前行,周围苍苍的山岭绵延不绝。越往南,山越绿,树木越茂盛。

一条旱川里,沟壑纵横,水泥路一次次下沟过坎,伸向村庄深处。时值仲秋时节,放眼望去,大部分土地上还是绿意盎然。贴着地面生长的,应是药材。定西是著名的药乡,这里的黄芪种植面积很大。偶尔看到一片万寿菊开得正艳,把绿色的田野点缀得更

加美丽,现在它是一种经济作物。无意间路过的一片苹果园,每个苹果上都套了纸袋,以减少病虫害,还可以改善果实品相。农家房前屋后,多有葡萄、葫芦吊在架上,生机盎然。

山楂小镇在南河村,路边就是山楂园。一排排山楂树和我并肩高,旁枝逸出。眼下,山楂树的叶子呈琥珀色的浅黄,清风徐来,树叶纷纷,露出红红的山楂果来。仔细看时,红中还带着小白点,这是告诉人们山楂已成熟,可以采摘了。

穿着红马甲的妇女挽着竹篮,站在树下熟练地采摘山楂果。我问她们是当地的农民吗?有人点头称是,也有人笑着说是当地的,但不是农民,是合作社的员工。这天恰巧是中国农民丰收节,在游客接待中心,工人们把采摘下来的山楂果平摊在广场上,摆出一个红彤彤的长方形。

山楂小镇展室,有山楂切片、山楂糕、山楂茶等。喝一口山楂饮料,那一个酸甜甘爽!

瓢子是一种野生草莓。每年六月间,老家山间地埂上满是红白相间的瓢子。馋嘴的孩子们不顾大人的劝阻,钻进草堆里扒开草丛,抓了满把的瓢子就往嘴里塞。曾经撒欢于山间地埂,对瓢子谈不上珍惜的我,却在离乡后对它有了一种执念。后来成家生子,也心心念念要带着爱人和孩子回老家品尝一番这种山间美味。可惜当终于有机会回去时,竟已错过了瓢子长成的时节,只见到另一种橘色的野果——莓子。

只是莓子尚未成熟,吃起来还很酸涩。我和爱人浅尝了两颗,酸得直皱眉头。喂给孩子一颗,他竟吃得津津有味,甚至蹲在地边儿守着一簇莓子不肯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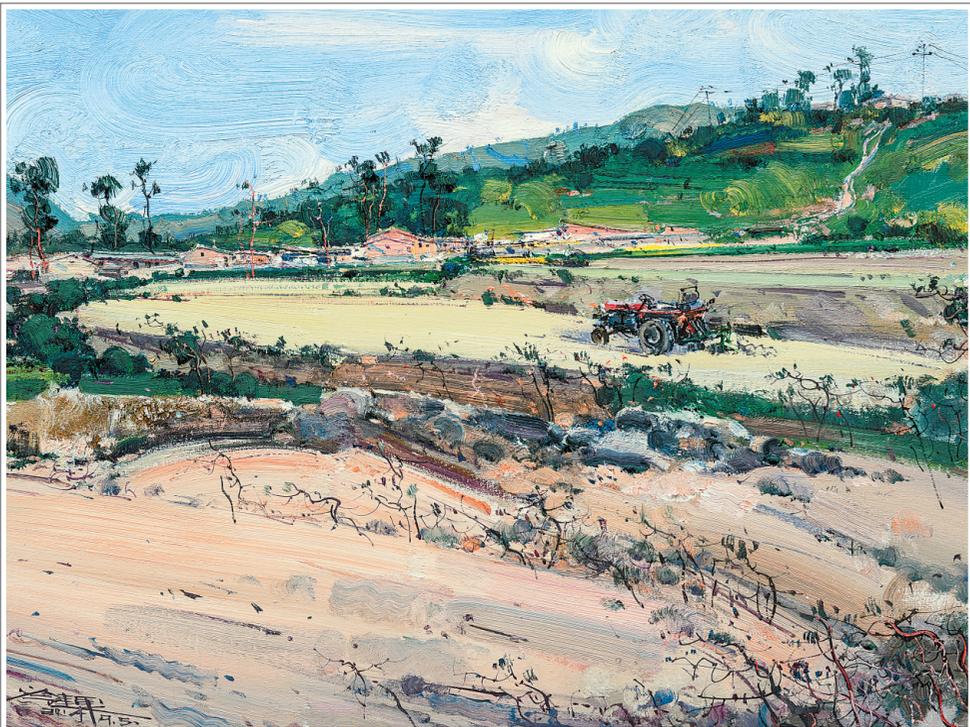
山路蜿蜒,一路延伸至山顶。近几年乡村发展甚好,以前坑坑洼洼的土路都修成了水泥路。站在山腰,隐隐能看见山脚下一幢幢小楼。山风拂面,蝉噪鸟鸣,遍野的半夏一畦畦长得正绿,孩子撒着欢儿蹦跳喊叫在山野间,大抵像极了小时候的我。

兜兜转转下了山,婆抱着一篮杏子从邻居家出来,笑着唤爱人:“来,你刚才不是想吃杏子?”爱人笑得豁达,原是他刚才见了屋后邻居家伸出的杏树,眼馋了好一会儿。

我望向后山苹果树上坠着的青涩果子,可惜道:“来早了,苹果还没下来。”婆抚着我的脸,慈爱道:“等苹果下来了,让你小舅给你寄些去,你总能吃得到。”

我搂住婆撒娇:“我也来晚了,瓢子没吃了!”婆拍着我的手,目光投向蹲在一边埋头分享杏子的两个人儿,语气里满是眷恋:“明年长瓢子的时候再来,让他们尝尝鲜。”

屋前草木繁盛,郁郁葱葱,极目远望,凤凰山隐在云间。我心里盘算着,明年、后年、大后年,总要多回来几趟才行。六月的瓢子、七月的莓子、八月的玉皇、九月的苹果,都要尝个遍才好。



百花

第 3275 期

兴隆山人家

〔油画〕

冷建军 作

老井

□ 孙鸿岐

我的童年之梦,是将世界缩小到三口老井那么大,而后不断扩散,逐渐覆盖故乡的。

三口老井,一口独守于学校对面的阴山脚下,另外两口相伴于向阳的龙头山西麓。都说,老井是龙头山清澈的眼睛。山脚之下几条小道汇聚之处,便是它的安身之所。我曾无数次驻足老井前,静静凝视。井口老旧的辘轳,倒映在井底波光粼粼的水面上,给人一种神秘韵味。夕阳下,老井映射金色天空,四周青草香气弥漫,尽显岁月深沉与静美。

我时常着魔般地奔向老井,爬上井台,放眼瞭望,乡野美景尽收眼底。掌心以不规则的三角形或梯形展开去,庄稼在田野中繁盛茂盛。这里民居多为崖庄式窑洞,庄为黄土方庄,窑为陇东土窑,土窑洞冬暖夏凉,镶嵌于崖面底端,别有一番风情。庄与庄之间有通向老井的土路。那时候,我见得最多的是,庄户人赶着毛驴行走在取水路上,听得最多的是,毛驴四蹄敲击地面的辘轳声。那种立体式的节奏,鼓点般丰富。水轱与水棍吱吱扭

扭的厮磨声,如细语,似梦呓,轻轻在山路回荡……

学校有一辆水车,说是水车,其实就是一辆老旧的装有一只圆柱形铁皮水桶的人力架子车。每隔一天,学校便组织学生,推着车子到老井打水。井是手摇辘轳井,手摇辘轳井起源于哪个朝代,我无从知晓,只知道它原理比较简单,主要构件不外乎井桶、辘轳、钩绳和井壁。井辘轳装有摇把,绞水时将井绳搭在辘轳上,人力旋转辘轳,即可完成取水。天长日久,木辘轳被井绳勒出三道深深浅浅的印痕,尤其中间那道,凹槽明晰,光滑如琢,井绳契帖其中,相当妥帖。那时,农户多用木桶取水,而学校用来打水的是铁水桶。

井辘轳由圆木制成,井绳两头系有特制铁钩,与水桶相连,操作起来极其方便。井壁由砖块或石头垒成,也有用三根较粗木椽做支架的,用来固定辘轳并承载水桶重量。一次打水,巧遇一位大姐姐也在打水,她称我们是秀才,半开玩笑地说要考考我们,便说出一条谜语:“奇怪奇怪真奇怪,肠子长在肚皮外,肚子底下三条腿,夹着尾巴还歪歪。”言毕,她开心地笑起来,嘴角弯成了优美的弧线,让人感觉整个世界都明亮起来。我们百思不得其解,姐姐盈盈地用手指向老井,大家才恍然大悟。

每次汲满水,都由两名同学手握辘轳把,伸展手臂,摇动辘轳,把水桶吊上来。井绳被绷得紧紧的,一圈圈缠在辘轳上。我则坐于井口边上,双手交换着不间断地拽绳,让他们摇得更省力一些,也便于井绳另一头的空桶下沉。待空桶下沉到水面,井绳轻摆,再提绳往下“咚咚”两下,水桶就吃满了水。待水桶到达井口,同学们解钩的解钩,提桶的提桶,灌水的灌水。如此反复,不一会,水车就满满当当了。大家你争我抢,推车前进。水车溅出的水滴和同学们的欢声笑语,洒满乡间小路。

这时,你如果抬头瞥向蓝天,总会有无数蜻蜓穿过,飞向麦浪翻滚的大田。

时光如梭,一晃40多年过去了。前几日我专门去看老井,井壁青苔尚存一丝绿意,滴答的水声敲击着生命的音符。

松鸣岩的花儿

□ 王新有

松鸣岩的花儿
开在松林 草坡 山岩
你瞧 一个个少年
放飞心中的白鸽子
在蓝天白云间翱翔
你瞧 一朵朵牡丹
满山满洼飘逸芳香
倾诉少年的心声

松鸣岩的花儿开在人们的心上
醉人的玉液琼浆
是甜润幸福的蜜糖
每一个天南海北的游客
沉醉于迷人的花香
才知道 这里是花儿的故乡

成熟

□ 冯旭文

天,真的凉了,这一热一凉之间仿佛日子的淬火
好多东西都成熟了
玉米、核桃、苹果、大豆都将陆续继续回家
五叔家原来好高骛远的兄弟,沉下心来
承包的二十亩苹果园里,一颗颗苹果迎风笑着
五叔也笑着
我昨天走过的高原上,所有的格桑花都在努力地开
我身后的山坡上,所有的果子都在努力地成熟
该红的红,该黄的黄
这一热一凉之间,所有的东西都在成熟
看,远处的山上,经过岁月洗礼的叶子
黄叶把自己绽放成了一朵黄花,红叶把自己绽放成了一朵红花

果香满园

□ 王文兰

小舅从老家寄来两箱花牛苹果,打开朴素无华的纸箱,浓浓的苹果味儿扑面而来,顷刻间又将我带回了老家后山上的那一片果园——那是一片承载了我童年欢乐的天地。

秋收时节,漫山的苹果树上缀满了又红又大的果实。穿行其间,哪怕弓着身子,也总是被吊在枝丫间的红果子磕碰到脑袋。随手拧下一颗,“啊呜”一口就咬出了汁水。

婆一边骂骂着,一边拣出更大更红的一颗塞给我。大我不过几岁的小舅不满地嚷嚷着“娘你就惯她”,随后便被爷爷抬起脚边的土块砸了过去,吼道“干活”!

后来我长大了,离开了那个小山村,回老家的次数屈指可数,童年的时光每每只在梦中徘徊。

犹记得第一次回老家,我不再是那个在田间地头撒欢奔跑的野丫头。但是当婆上山摘下一篓子瓢子,小心翼翼抄起一勺喂进我嘴里时,那满口的甘甜汁液瞬间刺激了我的味蕾,也将我拽回了那些无忧无虑的时日子里。差点忘了,老家里的果味儿可不是只有树上长的,还有草里结的,比如,初夏时孩子们的最爱——瓢子。